止園筆談

止園筆談者止園主人以筆代談者也主人好書兼好山水所居瀕海無山因於碣石買山田百畝規以爲園種松三萬株雜果數百取黃鳥邱隅之意名之曰止園距所居百里而遥每春秋佳日花開果熟輒攜策往游游數日輒歸歲以爲常其家宅東舊有園蒔花種菜抱甕其中時奉版輿游焉因亦以止名之土山一亭北向其楹聯有云千重綠合蓮邨樹一抹青分隔縣山所謂隔縣山者蓋卽碣石也園居無事惟以卷軸破家偶有所觸輒赫蹏記之以備遺忘客至則藉爲談柄談之快意則相呼浮一大白遇

有以雜事異聞瑣語相告可以資勸懲廣見聞者亦收拾綴輯付之毛生積久成帙遂亦忘其爲我談爲客談爲今人之談古人之談而槩目之爲筆談云至如誣謾失眞之語妖妄熒聽之言則不敢闌入焉嗣有以談來助者尙當泚筆以竢光緒戊寅二月

止園筆談卷一

欒亭　史夢蘭　香厓

餘姚黃棃洲宗羲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之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歷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鄤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

則陳純德以仔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知三統歷入歷志洪範傳入五行志七畧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二千年後起而繼之者惟梨洲一人

梨洲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時皆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預公曰姚孝錫嘗

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為金人者原其心也朝宗亦若是矣公固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

崑山顧亭林炎武少有大志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與里中歸莊善共遊復社時有歸奇顧怪之目其遊也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戊午大科　詔下當路爭欲致之先生豫令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當路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訒菴請以身殉得免

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盩厔李二曲先生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

皆未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

應潛齋先生撝謙仁和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即以斯道爲已任其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叩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洶洶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

南嶽和上退翁者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人姓李氏早歲出家其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當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㓜和寒石恥與賊同姓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之知也而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

桐城方望溪侍郎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有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以爲公也及訊知爲孝標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

刑長繫公以待命賴安溪力救得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禁廷共豫校讐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

世宗卽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爲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爲中允許扶杖上殿以優之

臨川李穆堂紱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嘗闢節之謗察吏則遭鈎黨之誣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諸請問天下才俊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遇聞佳士輙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嘗

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穆堂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

仁和趙尚書殿最字奏公喪偶三十年旁無媵侍其清靜乃天性也嘗渡江展先墓小肩輿行蕭山道中與縣尉遇呵之避道從者怒公遽下輿避之頗似魏文靖公故事

彭城李敏達公衛之督浙中也治尚綜覈百城畏之鮑辛浦為長興令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

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輙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與令曰賦詩吾且刻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卒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為百口計乎於是辛浦黽勉束筆庋硯者三日謂其容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百事修舉部民謳之彭城亦察得之而不復怒辛浦名鈐字西岡奉天正紅旗人

秋曹日錄載熊襄愍公在獄中卧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晚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已而就刃西市神色不變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

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所有但見一藤枕大駴相戒毋洩九邊所傳之首蓋非襄愍眞顱也其事甚奇詳見全謝山鮚埼亭集中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一字立之鄞人也學者稱爲棲煙先生嘗作捉鬼者傳以寄其憤曰世有以善畫鬼名予以爲不盡然其以爲鬼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形更屬於鬼方日與人爲與而人不知人白人於臬中而鬼亦不知雖日進巫史操豚犬羊豕而尸之祝之曰邇曰昵且曰以厭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首馬面䐜目露齦夜叉羅刹曾不能似其譸張險詖與抉人殺人

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爲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捉視書符視之若嘘者若吸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狎風雨奔赴雷電飈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擒之甕中仍壓以符甚者竟置之釜而烹之否則錮之閫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甯惟是使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見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即能治之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況不知其鬼視其人即無形之

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此種

毛戶部聚奎字象來鄞人爲人慷直剛果有節槩少與其弟聚璧並有聲時稱西皐雙鳳乙酉豫於六狂生之列幾爲降臣謝三賓所害幸而不死行營將士爭求識所謂六狂生者聚奎笑語之曰夫狂者不量力之謂也量力則愛身愛身則君父不足言矣夫巳氏是也聚奎詩古文詞皆倜奇所著有吞月子集其作方石銘曰赤城有方山其巒方也取而斲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亦方也人有以貽汪子伯徵者汪子珍而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

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夫方也雖然汪子之好夫方也
特其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
之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身不
仰視曰吾惡天圜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不圜爲人
稱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惡得不謂之圜也草有芝蘭亦
有蕭葛木有楩楠亦有荊棘鳥有鸞凰亦有鴟鴞獸有麟虞
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荊棘鴟鴞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
芝蘭楩楠鸞鳳者常少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而無如何嗚
呼天亦安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玆
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

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毋曰異哉吾月子以方故至不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爲之銘曰于行義乎爾于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寬方爲阜毋圓爲玉夫子觀象而歎曰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陸桴亭先生世儀主講蕺山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辟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其言最足破諸家紛爭之說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川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烺下臺灣七日破之　詔封烺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

亦不及是年十有一月公疽發背薨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鷄十億相倚人多不解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公諱啓聖字熙止晚字憂菴浙之會稽人

龔鑑字齡上浙之錢塘人以拔貢爲甘泉令邗溝故脂膏之地吏卒得以節操自持者龔下車卓然自矢請託不行於是大江南北盛傳甘泉令不近人情而益自刻苦 世宗晚留禪悅浮屠輩煩以此自放恣杭之西湖聖因寺僧明慧者前在內廷法會中恩寵亞於元信及出住湖上干求遍於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偕閽白於龔龔杖其使而遣之其時制府

亦君子人也頗驟聞之不能不愕眙頃咨嗟良久歎曰強項令應如此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　世宗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之吏聲雄於天下

王昊廬尚書澤宏黃岡人立朝專持大體御史某奏流人宜徙烏喇公不可　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喇舉朝譁以難事竟寢後　聖祖巡烏喇歎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

尹文端公繼善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　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

已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

金中丞鉷字震方山東登州人爲粵西布政使奏州縣向例雖有繁簡兩調而於所治處分析未備則人地難相宜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 上嘉納焉今直省所行自公始

孫文定公嘉淦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興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績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

對授國子司業乾隆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尚書
徐雨峯中丞士林山東文登人治獄如神凡守令謁見具獄命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弊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

趙副憲大鯨字横山雍正二年進士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問政將奚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贓入已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贓入已而不分潤大府則大府必劾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以遷其官是賠刼民財納已爵也不見捕盜者乎胠篋百萬有所私焉不敢自攜之其所勘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竊鈇攘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

沈補蘿名鳳字凡民受書法於王虛舟吏部業精而學博尤善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冰復生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

効力南河攝篆宣城訊竊雞者畫雞賊面以恥之雞之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爲神

岳大將軍鍾琪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在　本朝戰功最著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於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鉤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蛩園蛩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菩陀也

江甯盜號孫宛者矯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于清端公督兩江聾吏飾廚傳饋餼牽俱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

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羗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俄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呪呪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銜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丐也子爲于青天來禽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於衙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羗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

下梁時如有物掣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梟亮斬決西市

李敏達公衛侃健有氣入貲爲戸部郎雍正初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遷總督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餼廩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人季麻子說演唐雜事遇忠賢屈抑僉壬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鐘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

莊復齋名亨陽漳州人守徐州時果毅公訥親巡江南聲燿隆赫監司皆韡袴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徐海道

童心朴名華山陰人守蘇州時蘇撫某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公聞卽往破枷縱遣而自詣轅請罪曰犯姦者枷律也爲一枷兩荷以揶揄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杖府縣所司非尊官所宜聞巡撫謝之而心不悅

李敏達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

誤公怙　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嘗謂芳乃辱
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
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
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强復怒
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
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
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
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
禍之人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
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

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册

程九峯中丞名燾系出新安之臨溪常言世之論仕者有二失其一以功名可力取也於是逼苴事造請以求之其一以爲功名不可以力取也於是玩時愒日而百事廢焉不知不可求者官也不可不求者官之事也一階級有定數而可妄冀乎一斛粟皆君恩而可素餐乎

童二樹名鈺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之圖號越中三子常往棲梟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綰襪帶爲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

王太倉相國掞前明宰輔錫爵曾孫也官刑部侍郎時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是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是之遂爲定例

康熙已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廷臣以爲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爲災太倉相國言　皇上借此儆惕卽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德正在此處

顧尚書琮字用方姓覺羅氏滿洲人雍正閒爲河南觀風整俗使時豫省歲荒　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爲賑濟總

督田文鏡諱災以爲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
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留存州縣亦有備無患之義
若仍令運回則運脚船費地方官賠累無力仍取諸民民何
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豫省官民即山東官民爲臣子
者當同心共濟不必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
悅密奏公倨傲氣凌其上意滅其下　上問公公曰觀察
爲欽差官與督撫平行無所爲上也司道府州隸於督撫非
觀察屬吏無所爲下也既無上下臣何凌滅之有　上笑
曰奏卿者田文鏡也毋乃爲爭米忮汝乎公上書立言務培
根本持大體剛正孤鯁百折不回有鐵牛之稱

費襄莊公揚古滿洲人嘗從　聖祖征噶爾丹戰功甚著一日立營未久民捉一兵至訴其闖入渠家調其婦公問曰姦乎曰未也公拔一刀與之曰今立營之初斬之不祥嗣後此兵敢再來汝家即將此刀斬之民與兵俱叩頭去後作先鋒衝虜陣者即此兵也朔漠既平　聖祖詣箭亭觀射諸大臣皆彎弓發矢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上許之出而告人曰我曾爲大將軍倘一矢不中有損國家威重毋乃爲外夷所笑故不與諸將爭角伎也人服其雅量

來文端公保滿洲人善相馬晚年眼毛垂睫每相馬則用寸許金箆撐起之嘗與史鐵崖相國同坐政事堂聞墻外馬行

聲曰此良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曰聞聲知良容或有之若隔墻兼知其毛色則吾不信遣人視之果如公言乃歎曰公前身是伯樂耶公笑而不答

張郎湖臬使坦熊字勇祥湖北舉人初發浙江以知縣用時仁錢兩縣有赤腳光丁一案十餘年不結地方官欲將丁糧攤於田上有田無丁之家聚衆鼓噪不攤則無產有丁之戶聚衆鼓噪公調仁和縠然曰丁出於地無田何得有丁其故總緣原業主貪速得價故賣田留丁買主圖價賤故買田遺丁誅知皆爲子孫憂平心酌之應照糧攤丁爲是若旣不攤又聽其鬧是取亂之道也郎指出原委自作告示諭勸有產

之家並傳紳士軍民集明倫堂會議一面通詳攤丁貧富惕服錢塘令新到任膽怯不敢照攤一日公方聽訟忽錢塘令來神色俱喪挽手曰現在衆士民闖入北新關要毁縣堂我與本府業已報院特來告君相助公恐百姓驕擾仍坐堂上故將先審未完之件草草帶問心中思事急矣新撫李公衞素强毅必發兵民人受傷成何事體乃選役之壯佼者四十名各帶短棍藏於身內坐轎急詣北新關行未四五里見虎而冠者千餘人鳴鑼揚旗唱令罷市閉戸稍緩者石糞交加市肆俱上板閉門響聲雷震班役攔轎請回署公曰勿怖大聲開道照常前進姦民直前問來者何官從役大聲曰仁和

縣張爺鬧者齊懽呼曰好官來矣作速跪下公見衆人以禮
相待卽下轎坐胡床問爾等爲何而來衆曰仁和已經攤丁
錢塘竟不攤丁我等要拆伊衙門公曰攤丁一事仁邑已攤
錢邑焉有不攤之理本縣自當催辦但爾等如此橫行不但
不能攤恐頭且難保豈不知鳴鑼扯旗乃斬決之罪乎可速
將鑼旗收藏我保全汝等出城丁之一事在我身上衆唯唯
叩頭而奔公督押至北新關外而回時撫軍專待公同副將
帶兵擒拿見公久不至命營弁赴署窺探適副將李燦與公
不睦誣云張知縣不知潛避何處撫軍曰張知縣素有風采
不應如此著副將領兵千人捡拿姦民并速拉張知縣來旁

有院差揺手曰不必適自北新關來親見張知縣押衆出城矣撫軍連呼像像像聲未息而公到撫軍大喜曰好膽量好才情如此才是個張郎湖也隨令協同錢邑於十日內將丁照攤盈城肅然

孫徵君鍾元容城人年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縣孫文定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横被奇寃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

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
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
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
次梗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與訴尙懇茂秦閣下名位比
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入朝面陳軍
事將為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遶御牀
而泣乃持詔止之先生隱蘇門入　國朝累徵不起
魏敏果公象樞字環極蔚州人以理學名儒為時用淸節直
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其為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
之則為施仁刑官市恩則為骫法及告歸　聖祖御筆題

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歸而張額於堂藏書於
閣頁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瞻而樂之笑曰尚書門第秀才
家風貽子孫足矣
蘇山衞公立鼎澤州人爲盧龍令盧龍滿漢雜處多逋逃盜
賊難治自公爲令以廉能聞於四方境內大治時于清端公
撫畿輔謁　聖駕於霸州白循良吏數人君與陸公隴其
並舉焉　上遣刑部尚書魏公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
公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爲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
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公公爲引經準律
魏公益大稱善君因言民無知宜哀矜勿喜魏公嘉納之格

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迂道至其縣中迎謂公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令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居無何格公疏薦盧龍令第一靈壽陸公次之疏上而格公歿

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時陸稼書先生爲御史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

壞疏入養志解任

負義侯田份祖名雄乃前明靖南伯黃得功之中軍得功陣亡雄挾福王出降是時 世祖封以侯爵重信賞耳加以負義使天下後世共懍君臣之分也及其孫應襲 聖祖存其爵而革其俸永為船廠水手之長有客過江則以名帖拜而求助焉見焉止闌塞外雜記

出塞紀略一卷虞山錢木菴良擇所著也康熙二十七年詔遣內大臣索佟馬三帥通使俄羅斯時遂甯張文端公為兵部督捕官偕兵科陳公世安同預參畫木庵為之賓佐躡馬從行出塞歷蒙古諸部越喀嚕入喀爾喀境過喀爾喀

為阿爾忒所敗其國殘破道梗塞未達俄羅斯而旋往返百餘日行絕域二萬里多博望元奘耶律楚材所未到盾鼻磨墨每日記其遊歷崎嶇氣候風物凡地名方產音譯可通者參以考證而馬上吟詠亦以次附焉其過歸化城紀事詩云北高南下萬峰連車馬行如上水船鳥道止留痕一線旌旗魚貫入青天土膏滋長只蒿萊大地瘴頭不產材一望平沙無樹影春風何苦度關來氈緝穹廬面面勻蔽風承雨不遮塵只嫌擡眼撐犂近月照星窺太眠人馬逼供爨酪供餐草布羊裘貉製冠應傲中原生計拙苦辛耕織備飢寒水草隨時選牧場去留曾不隔星霜全家遷徙無離別白首何人認

故鄉番語侏㒧譯不明相看都用手傳情却思博望操何術口作華言萬國行驅駝市馬語譁然乞布求茶列帳前但得禦寒兼止渴生涯初不賴金錢石穴玲瓏類屋廬佛龕傳是法王餘至人亦避深山跡益信紅塵不可居塞北紅顏亦自妍寶環珠串錦糊鮮怪來羞脫蒙茸帽頂上濃雲在兩肩馬上帳中等絮袍腰橫雙積領緣高卸來便寄征夫去不待秋風費剪刀義重添丁婦不婦鶺鴒鳥鳥共鴛鴦唐家問俗如能到不愧巢王與壽王人奉僧伽若鬼神爭言圓澤記前塵不知開闢洪濛日那得虛空第一身小姑晨出靚粧新編髮齊花炫好春手爇名香拜高座夜來禪榻許橫陳地寒人亦

黍麥離離落落犂鋤播陌頭五月嫩苗猶著地麥秋應待稻花秋沙草連天短髮髼鬆歧途七聖亦迴驂征人失道黃昏夜馬矢捫來當指南衣衾送死棄荒田遙望猶疑藉草眠比較生人何厚薄只爭遮頂一重氈田父披裘効獻芹黍黃稌黑比方珍可憐蔓草荒原地多少邠風未耜人

毛西河大可妾名曼殊豐臺賣花張氏女有美色年二十四得奇疾死西河思之甚有寄禁方地下書一篇其情愈癡其文愈奇因錄之以助談柄書云月日寄曼殊汝病時患苦不可忍乎每思及輒心悸齒噤欲塞耳不可掩目又不可蹋足掐肌肉不信天地間何以有此憯事自非夙生有因何至此

今汝以是病舍我去思去我後能儆倖不發如平時七八月間漸漸已亦固天地間未必不有之事萬一不然則思昔病時雖患苦不可忍猶有我在有醫有藥物有軟撓帔可關舉行有婢按摩之有牽挽縋在清防閒譬救月然奔馳奏鼓雖無補于月然其救之者自在也今則誰爲之醫者行者牽且挽者然則患苦何時是已況不必不甚乎夫不已吾驚心不必不甚則吾即以是刻驅吾神尋汝天高地濶吾能芒芒即汝遇如當日否耶亍思汝病時亦曾療汝但療而不效不知汝之死不療之故與抑亦療之不以道而反致死也且療亦亦苦炙熨湯醴皆不勝任毋論療不效即效亦非汝所願受

況以療致死則其不宜療又瞭然者今有禁方於此姜君肩
吾所祕授也不服藥不灸不熨不受痛苦卽不效亦必不致
死且萬無不效姜君曾以此活人多矣因悔生前不汝遇不
爲汝療故急欲療汝而以仙人所授方不惜授予而使予轉
爲汝療予乃思一療法將選療病日就汝生平所傳留覗圖
再摹之于絹而療于所患有符有咒意者汝旣死近于鬼神
則與仙人所授方相宜譬之幻月然蘆灰一畫月暈頓闕未
可知也萬一療之不如法不效我卽書禁方燔之與汝汝自
療之何如某白

明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謂會試定於二月蓋以太祖定鼎

金陵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爲先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一便於雲貴士子二減衣裘防閑較易三謄錄無呵凍之苦四歸家無關河沍舟之阻云云時未及行至乾隆甲子科場後經御史范咸條奏請會試改期三月著爲定例部覆未准　特旨允行　高皇體恤士子之意可謂至矣

乾隆甲子八月順天府府尹蔣炳奏稱欲清科場積弊莫如覆試一法請各省放榜後中式之人赴省填寫親供即令本省巡撫會同學臣在撫署內當面出題覆試以別眞僞云云奉　旨允行丁卯科旋即停止道光乙未順天鄉試或奏科場有弊　詔復舉行覆試是年被革黜者數人至直省

一例赴京覆試則自甲辰科始

旗下滿洲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初滿人漢人分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自此滿洲無鼎甲矣同治乙丑狀元崇綺實倚阿子蒙古人探花楊霽能格延漢軍人一科鼎甲兩旗籍爲從來所未有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葢其時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國人居第二中國自以狀元稱之今順天鄉試解元必直隸人而貝號者故又有南元北元旗元之稱也

康熙初吳兆騫漢槎謫戍甯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峰館於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季子平安否諒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會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太傅之子成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峰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年爲期耶太傅聞之竟爲道地而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申者詠其事云金蘭倘使無良友關塞終當老健兒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憐才真一時佳話

惲南田壽平之父遜菴遭國變父子相失壽平賣杭州富商家爲奴其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坐方丈苦無救策會二月十九日觀音生辰天竺燒香者過靈隱寺必拜方丈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頎而纖者惲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扑之從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

養地藏王入寺綫綫爲公夫婦懺悔并爲僧自已懺悔某商人喜布施百萬以見付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一時聲名大起時石揆僧與諦暉齊名石揆有弟子沈近思後官總憲人問諦暉孰優曰近思講理學不出周程張朱範圍壽平作畫能脫文沈唐仇窠臼似惲優矣

朱子立中丞名綱高顴長髯多權謀人稱雙料曹操

陳滄洲守蘇州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踪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遝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袂刪餘半晌閒青鞵布襪也宜山辦宫路出雲霄上法駕春

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歌一任鷗盟數往還其時總督噶禮以詩爲誹謗句句穿鑿而劾奏之摘印下獄　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

雍正間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獨與李玉州翰林交好蘇州張少儀觀察爲諸生時封公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爲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沿門托鉢倘斂五百餘金偶於玉州席上言及此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班中人云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諸豪貴來已乃纏頭而出一座傾靡

擲金錢者如雨果得五百餘金盡以與張而封公之難遂解聞玉州未第時甚貧劉愛其才以身事之有無名氏詩云欲得劉三一片心明珠十斛萬黃金一錢不費偏傾倒妬殺江南李翰林

唐書載賀知章在禮部選輓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於後園昇一梯出頭墻外以決事康熙辛丑會試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一時名士落第者糾衆作鬧新進士無出入謂或呈一詩曰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鬧未央我獻一梯兼一凳墻頭高立賀知章

全祖望字謝山有乩仙傳謝山爲錢忠介公後身者故有舉

子詩云釋子語輪回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云我具夙根琅江老督相於我乃前身　笑妄癒之孫説漫云云按謝山年三十六方娶滿洲學士春臺之女逾年舉子時忠介公後人名芍亭者侵晨入賀謝山驚曰何知之神耶芍亭曰夜來寒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故來賀耳

秦淵泉修撰將朝考關廟求籤得句云靜來好把此心捫不解所謂朝考題是松柏有心賦通篇忘押心字韻總裁列之高等被　上看出乃各謝罪　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試官無有服之人按宋莒公試德車結旌賦亦忘押結字謝表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楫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

錢文端公庚午與江西試寫榜吏陳巨儒鬚髮如雪求公贈手迹爲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試三十二榜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阿公喜極遣牙校馳箋索藩司彭公家屏贈詩彭方有劇務幕中客擬數首不稱公意遣吏飛馬請蔣若生來蔣方與友飲酒肆戀不肯行吏敦促至再扶鞭上馬比至則促召之使已四輩矣彭公遽起告以中丞索詩之使立馬待下蔣笑曰某不知公有此急也濡筆立題一絶云榜頭題處笑開眉六十年來榜若絲宫燭兩行人第一夜闌

同憶抱孫時彭公得詩狂喜復附君生送輕紗四端

朱竹垞先生詩名蓋世而自稱　本朝第二故揚州方近雯觀察詩云駢體莫輕嗤沈宋古音休易許曹劉試看前輩詩如此只負　皇朝第二流

朱竹垞嘗譚十一左列著云汪生自昌平至迷十一兒比來頗有不遜之色叩其故則以賓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恆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酒醴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

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覩夫昏者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貍以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余讀曝書亭集至此見其議論甚新警因錄於左

尹文端公妻張氏封一品夫人與　內廷恩宴大將軍某與忠勇公在　上前戲尹曰張有貴相十指皆箕斗無羅

紋會伊里平定諸功臣畫像內廷例有贊語　上命公自爲張大人贊尹應聲曰繼吾小妻事臣最久貌雖不都亦不甚醜恰有貴相十指箕斗遭際天恩公然命婦上相簪花元戎進酒同書凌煙一齊不朽忠勇公曰欲戲尹某反爲尹某戲耶　上大笑

楊刺史潮觀字笠湖作宰中州時鄉試分房夢淡妝女子褰簾私語曰桂花香卷子千萬留意醒而大驚搜落卷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一卷蓋謝恩科表聯其年移秋試在二月故也主司是錢東麓司農見之大賞遂取中焉拆卷乃侯元標侯朝宗之孫也楊悚然笑曰入簾求請者得非李香君乎一時

傳李香君薦卷以爲佳話

松江顧小崖成天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簾錄某大臣家得其卷　聖祖詩有巳增虞舜巡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之句遂　欽賜編修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乞歸　上加侍講銜年八十二而卒亦詩人異數也

王夢樓文治偕全公魁使琉球著詩一卷名海外集有二律云一行金埒響瑣琚公子羣過水竹居丱髮也須千萬値綺年多是十三餘將離更唱紅闌曲相憶應看青李書鸚鵡香膠斟酌徧不知涼月透交疏那霸清江接海門每隨殘照望中原東風未與歸舟便且聽空舘旅客[illegible]盡夜華燈舞鸜鵒

三秋荒島狎鯨鯢他時若話悲歡事衣上濤痕並酒痕按琉球國王貴戚子弟皆傳脂粉錦衣玉貌能歌以敬　天使故移尊度曲汪舟次集中所詠與夢穠同

俗呼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爲泰山有丈人峰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諸尊長爲丈人非特婦翁也一日與客徵典及此或曰妻之父可稱泰山妻之父云何客皆莫對余戲答之曰北垞於是四座爲之大噱

惑於風水之說者每欲借親之骸骨以求富貴夫葬親禮也借親之骸骨以求富貴者非禮也馬東園別駕有堪輿歌一篇云堪輿歌歌爲誰欲歌未歌雙淚垂東家有翁疾亟時丁

宵反覆囑其兒我死若欲我心慰愼勿將我求富貴任得片土足藏棺風水之說甚無謂我生願汝得百金朝朝禱祀汝仍貧生前心志已如此黃土白骨豈有神嗚呼翁語一何通世人盡在夢夢中祖山不葬葬風水忍棄親骨如藁莝作爲此歌示人子得不哀悚心忡忡嗚呼得不哀悚心忡忡詞雖不佳實白太傅新樂府之嗣音也

余鄉濱海每當瀑水漲發父老相傳有發龍木事然而余未見也偶閱近人詩話見姚伯昂侍郎有龍伐木歌頗與余鄉所傳相符其序云順天屬三河等縣每下雨暴漲水高數丈若山立若有木直立水中以行端與水平上恆有光夜望如鐙

或有鱉蹲其上傳爲龍造宮取木也木取於平谷縣之深山中癸未三月有木工十三人衣青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人食饅首數枚不茹葷告主人以取木歸償其値主人心知其異亦不與計是歲大水俗呼爲龍伐木云是亦異聞因作歌曰順天屬縣有平谷老林密箐森其麓世間怪事竟有之山人走告龍伐木我聞淵底多奇珍水晶宮殿最華煜珊瑚作柱貝作題火齊明珠相綴屬取材豈或有窮時乃向人間事斫斸昨者西門賣酒家有客遝來眞果腹手斧臂鋸腰短襦十有三人一妝束酒家驚言辛酉年過者依稀見非獨辛酉歲過其店

食者十八人　揭來又遇某衣至將毋不使黃粱熟時當六

月山雨傾懸流挂天亂飛瀑頃刻奔潮倒峽來小艇上山魚上屋橫流之中木竪行跳浪翻波不一仆驚背倒撐巨笱排雲頭逴接修竿矗木高十丈水十丈水與木平如轉轂木端更露閃爍光月黑星昏點華燭直使明鐙下淀津龍工未興山鬼哭吾友李生祖母劉行年九十聞見熟李之祖母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投村中宿村人不留因詣其家以為巽鄉人憐之止之宿自與妻移屋外葡萄樹下讓屋居客天明不見客起隔窗以望但見魚蟹縱橫於地驚而退乃呼曰日高矣客出故如昨也辭而行留一物置簷牙間以為謝及水發村沒此家獨無恙知其以是報矣

嘗言有戚居北山工師六七暮投宿天明窺戶闃無人老魚巨蟹分蹝蹁主人大呼曰三竿夜客出門爭拭目猶是衣冠拜謝行始知鱗鬣非人族魚鱉作人

人其魚此事往往驚鄉曲吁嗟長江滾滾流巨筏縱橫斷復續千里萬里息可致取用未聞或不足龍宮縱須山木材順流亦可供其欲東瀕之龍何不仁蹂踐人命等牲畜何當六丁為扑之三河不波吾民福同治六年七月八日灤水大溢瀕河居者言是夜發龍木事與所詠無異且言魚鱉之行若有隊伍每駐則水立如墻堵將行水底二聲如礮然俱鴨鴨作人語真是異事

止園筆談卷二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許秋崖中丞改漕督時道出長沙例用儀仗善化令某於官銜牌漕字錯書糟字中丞賦詩曰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軺速置郵豈有尚書兼麴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是馬牛聞說新銜已遷轉武岡可是五銅州蓋令已擢武岡刺史故調之

盧藥林在琉璃廠書肆晤朝鮮使臣與語各不能辨遂以筆譚始知使臣姓洪名大榮號涵齋五舉於鄉始登進士官翰林其國鄉會試以詩古文經解分三場會試不售仍與秀才

同秋闈不赴以詭避論科目之難視中國尤甚

琉球國人崔斗璨嘉慶間遭風溫州後居杭州仙林寺喜爲詩自稱瀣東漂客有述懷詩云萬里三韓遠蒼茫問室家乾坤原逆旅漂泊等泡花憶弟心難握思親鬢易華臨安居自好中夜起長嗟

李毓昌字皐言山東卽墨縣人戊辰進士榜下分發江蘇郎用知縣奉委赴山陽查賑至則徧歷村莊覈實稽考多浮冒侵漁將據實具稟已屬稿矣邑令王伸漢大懼使司閽包祥以多金陷李君之僕李祥顧祥馬連陞等說其主且致重賄李君堅不從事甚急仲漢遂生計可包祥曰事期必濟聽汝

爲之包祥李祥等竟寘砒於茶夜深進之毒發顛仆狂呼猶不即死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上作自縊狀遂絕淮安太守王轂號王老虎性貪得伸漢金竟以中惡自縊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後數月有李君同學荊翁諸生也於郊外見李君儀從甚盛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上帝憫其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今赴任矣家人泣議啟棺視其衣盡血於是李君叔士璜赴控京師事遂

上聞王轂王伸漢皆拿問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得實獄具李祥等發墓前淩遲處死餘棄市　仁宗睿皇帝

御製詩三十韻憫敏昌且加敏昌知府銜事見邸抄茲復於

屠琴塢病榻瑣譚錄出

嘉慶癸酉九月八日曹縣定陶教匪戕官肆掠撫軍往勦時劉清爲轉運使與參將馬進紀分兵捕滅沿及金鄉時金鄉城北戴氏女適周早寡毋侯年老無依戴改男子裝習騎射團召鄉勇五百人復獻膏沃二頃爲戰守費事平縣令袁潔表其門曰巾幗偉人歷城諸生謝焜有詩紀其事

徐楊緒字小梅丹徒人也本姓楊嗣於徐乃以徐楊爲姓其先有官直隸者遂家天津有題余泉姑穩飄泊圖詩一篇並敘其事云泉姑字素如秣陵人前明散吏余芬女也才且淑戚里有求婚未遂者蜚語中傷之泉姑無以自明墜井死

三百年無有過其壽者得非修性之秘歟於戲抵高壽泉恭
廉吏自陳順承孝廉爲作傳並繪高壽常服小影兩手各持
斷玉殘竹校云云
端□□□觀察嘗云今人所服長袖短衣名阿□□者始於傅
相國保時從征金川太夫人憐其體弱制此服寄之特長其
袖者以禦寒耳初無此名相國既貴時服之人咸以爲式遂
則服之一日倉猝見 駕猶服此服 上怪而問之此
何服也相國曰此阿□□即陳其所由 上憐其孝命即
朝時恆服之後有效之者因無名遂即名曰阿□□云

命祭堯陵辨今堯陵之非既覆
嘉興錢撫石侍郎載奉
命具摺奏之摺計二十七扣奉
旨申飭又乾隆庚
子典江南試取顧問作解首三藝皆駢體經磨勘停三科京
師以二事爲對云三篇四六短章欲於千萬人中大變時文
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之陵
王樹勲者山西人始爲京師木蘭院道者後薙髮爲憫忠寺

僧饒於貲遂潛自蓄髮遵例報捐同知選授湖北某缺旋擢郡守會調繁入京侍御石公承藻首發其奸嚴詢得實遂編管黑龍江先於刑部衙門前荷校兩月然後發遣大興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紀其事詩長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棄民爲僧如禿鶖棄僧爲官如沐猴官成黃鶴樓邊住事敗黑龍江上去讀之失笑

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腕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爲生而性頗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聯一句云道不行乘桴浮於

海人之患東帶立於朝在洋驛騷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軍涖任議主招降郭率眾投誠予以官爵力辭不受於羊城買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殆盜中之有道者歟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　國書下行而兼左旋是又一格也

潮州太守黃霽青安濤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先生作詩酬之云江夏瑯琊末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佗家自接周吳鄭儆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菊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聿負籠鵞道士情工

髽慰貼風趣獨絕
浦情田守戎舊誦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侂冑
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人著有詩
文稾若干卷其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初三月彎環恰似鈎
郎心鈎不轉鈎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口吻
某書山庶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僞託之書罅
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
子曰曾謂泰山又曰泰山其頹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又
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
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

安之山其爲漢僞託無疑

海昌陳敚貞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疎疎密密總寫著

个人兩字杭葦浦太守呼爲竹影詞人

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常蓄一青花巨盎大容數升每

晨則以半盎白米飯半盎肉膾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

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盌入朝亦過午而

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齊賢每食啖

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

削止析半蒸餅以筯卷之捻其頭一莖而食後亦並享退齡

蓋各人禀賦不同未可以飲啖論福澤也梁茝林歸田瑣記

中所載　國初徐健菴食量甚宏張京江食量甚廉事亦堪與此作對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詩縱然便死原非夭若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達人之言

查伊璜孝廉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時稱十些有雲些月些二僮尤聰俊能記孝廉詩乞書者命二些誦而書之名曰活錦囊

國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入我　朝也思欲秉鈞衡聘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

故宰多感憤之詞陳臥子題壁詩云槑頭已白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眞詩史也

道光癸巳京畿荒旱各官倡議勸捐有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　恩賞給舉人嗣浙江莱元塏江蘇黃立誠陸續捐輸亦照例賞給閣臣遂欲永以爲法侍御朱公嶟奏云竊維賞賜者勸善之經科目者求賢之道　國家設科取士三年大比錄其文藝優長者貢於春官名曰舉人誠盛典也上年畿輔荒旱收成歉薄節荷　皇恩浩蕩賑䘏頻施小民已無虞失所嗣以日久用繁各官倡議勸捐本年二月據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　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

皇上逾格之恩施亦一時從權之至計原未嘗著爲定例也且潘仕成本係副榜去舉人一間耳　賞給舉人是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斟酌而行豈漫然哉厥後葉元堃黃立誠陸續報捐經巡視給事中順天府尹奏請議敘蒙

敕下大學士軍機大臣會議遂乃比照銀數請賞舉人雖曰以昭畫一然於　聖主愼重名器之心因時權衡之道要未能深詳體究也若因此遂成定例臣竊謂適足生富家僥倖之心而阻寒儒進修之志向來捐例京官自郎中外官自府道以下皆准捐至淸要衙門非舉人出身者不得與焉官可捐而出身不可捐也今以捐銀捐賑之故而得爲舉

人則未登仕版者將可報捐中書已列部曹者又得保送御史競趨捷徑濫厠清班欲肅官廉亦已難矣況准其一體會試則得隴望蜀謂舉人既可倖邀進士何難弋獲於是買通關節僱請鎗替種種弊端在所不免臣故曰生富家僥倖之心也至卑寒下士既不能鮮衣華服奔走形勢之途又不能遵例納財置身通顯之地其所以濯磨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以窮經砥行爲務而未甚厭棄者良以舉人一途爲進身之階耳今若以多士進身之階爲一時勸捐之計不論學問之淺深但較銀數之多寡如能累萬不啻升三一經報捐便同登第文章不足爲貴科名亦覺其輕識趣日卑術業漸廢臣

故曰阻寒儒進修之志也頗失士望徒生倖心以為故常未見其可論者但以請賞花翎未便率行議准因而請賞舉人不知花翎舉人均為　聖朝名器而細按之則花翎實器也舉人虛名也實器以待有功虛名以彰有德互為表裏未可低昂彼輸財助賑者急公好義固不可不量加鼓勵然在士庶或酌給匾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予以升途或准其加級已足示鼓勵而勸捐輸矣若請賞舉人則所得無幾所傷實多應請　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撫嗣後地方偶遇水旱偏災如有捐輸應獎之處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請　賞給舉人庶經制定而人絕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勵

志而於勸善賑民之道仍未有礙也疏上奉　旨嘉獎時
河南學政俞公長贊亦有是疏
江都吳薗次太守綺解組歸貧不能自給堦江辰六闓為築
室以居名曰天地間屋粤東制府吳留村又贈錢買趙氏廢
圃移居焉有乞詩文者多以花木為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
因名之曰種字林
康熙時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欲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
數卻賊張好著羊絨絳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軍中
因號曰半邊紅鎮帥忌之誣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弔以詩
曰楚歌千古怨蘭叢漢將空餘一騎雄何事矛槍諸父老負

暄閒說牛邊紅

九江潯陽江琵琶亭題詠甚多乾隆中唐蝸寄英榷九江置紙筆於亭上令過客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無虛日坐是虧累變産以償怡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爲建白太傅祠肖唐像祀其旁

仁和姚爻宰三辰之祖業醫嘗采藥陰溪手摸石滑而蠕動負姚上兩目如鐙照見須角委姚地上騰雲去始知爲龍也手觸涎處香累月不散以手撮藥病立愈人呼爲摸龍阿太

任翼聖副憲啟運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乃祖問其故曰豈有讀然而無有乎爾二語而不悲者乎後晚年學易研思

極慮怨神游乾坤圖丙身如委蛻一晝八卦劃然開閉始驟
蓋如臥如死者已旬有七日矣奇哉見震澤任心齋兆麟有
竹齋集
長白祥藥圃鼐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
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杏花樓都下盛
傳呼爲祥酒帘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郎事命題管水初一凊詩中一
聯云雨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
之曰管杏花
馮潛齋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爲障日者扇上有貴

州學政四字因奮志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秩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褵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驩集稱慶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曰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　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取中者多詔另編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下九卿會議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額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戶科掌印給事中湯右曾疏言伏讀

上諭制錢鑄小以來私鑄仍不止令九卿確議欲使錢法流通便民剔弊也旬日聚議大抵謂應改鑄大錢其舊鑄小錢二年之後概行銷燬臣以爲改鑄大錢誠宜仰遵

聖諭若銷燬小錢民間必致驚擾大戶貯錢多者其苦無論矣小戶或一二千文以爲資本上養父母下畜妻子甚至肩挑負販之人不過四五百文終年衣食其中一旦廢置不用則貧乏之失所卽謂暫許行使一二年始行禁斷民間知二年之後此錢不用誰肯行使旣不行使失業必多至請官differently定價收作廢銅則錢價貴而銅價賤貴者忽變而爲賤貧民已愁

苦累又况收受之際吏胥指勒奸弊叢生今户工二部見存
制錢八十四萬串有奇若銷燬則工料耗折甚多二年中鑄
出新錢不過一百萬串有奇豈能遍及各省新錢無多而舊
錢已燬奸民乘間圖利恐私鑄愈繁錢法愈壞是乃萬萬不
可者古者患錢重則改輕而仍不廢重爲子權母而行患錢
輕則改重而亦不廢輕爲母權子而行今宜仿此遺意令新
鑄重錢每串作銀一兩而舊鑄輕錢每串作銀七錢並聽行
使積至歲月既久大錢流通則小錢自不行矣疏下九卿詹
事科道會議照康熙二十三年定例每文重一錢四分如右
晉所請并行弗禁

錢香樹陳羣母陳氏知書工繪事陳羣少時母勗之學爲夜織授經圖陳羣嘗奏及之　純廟賜題以詩有嘉木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之句

乾隆十五年二月　上閱永定河堤時方恪敏觀承總督直隸兼理河工　諭以下口宜暢使易趨下　御製詩示之曰水由地中行行其所無事要以禹爲師禹貢無堤字後世乃及諸祇惟堤是賴無堤免衝決有堤勞防備若禹豈不易今古實異勢上古田廬稀不與水爭利今則尺寸爭安得如許地爲堤已未策中又有等次上者禦其漲歸漕則不治下者卑加高堤高河亦至譬之築寬墻於上置溝渠行險

以徼倖幾何其不潰胡不籌疏濬功半費不貲因之日遷延愈久愈難試兩日閒未定大率病在是無已相咨詢爲補偏救獘下口略更移取其趨下易培厚或可爲加高汝切忌多爲減水垻亦可殺漲異取土淤河心卽寓疏淤義河中有居民究非長久計相安姑弗論宜禁新添寄條理爾其覈大端吾略示桑乾豈巨流束手煩討議隱隱問河南與此無二致末臨先懷憂永言識吾意

李穆堂紱平日講學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九淵尊德性之見爲卓 純廟嘗韙其言

桑簡菴避迹西山夫婦僕婢得五口益以犬一雞二顚其額

曰八口之家宗室塞公爾赫贈詩云數椽卜築水雲隈秋草閉門晝不開八口何妨并雞犬有人子鶴更妻梅拔宅由來是耳聞果能肥遯郄輸君何嘗真棄人間世犬吠雞鳴在白雲

京師鐙夕岳廟中作秦檜夫婦泥像穴其中燒之曰燒秦吳縣張瘦桐舍人塤有詩詠之

翁覃溪粤東金石畧附記一條云方綱乾隆三十五年涖瓊南試竣謁蘇文公祠有青衿迎者稱文忠後人持家譜一帙云公在儋耳娶符三婆生一子名佛兒留海南今其後也然無由直斷其僞今年秋學官來省曰此人所恃譜內一語與

王氏年譜合曰蘇公渡海歸至廉州於合浦清樂軒有寄蘇佛兒語耳方綱因檢王氏年譜非寄字乃記字檢公集此文是八十老人蘇佛兒來與公論契而公記其語豈公之兒哉以其人奉祀已久寬不加罪而褫其衣頂予奉香火之役按宋史梁師成傳自稱東坡遺體燕山堂外紀東坡南遷時一妾有娠嫁與孫氏生子命名曰覿謂竇見也今又將八十老叟繃作孩兒何髯翁遺體之多哉繙閱及此不覺爲之大噱

閩有醫鄭姓者其名最盛而其技實最庸嘗醫一病人與衆醫互相標榜商立醫案陳修園明府念祖適見之批其後云市醫伎倆大概相同越日衆醫至閱陳所批皆氣阻鄭喈曰

陳某何以呼我輩為布醬聞者莫不匿笑而病人卒不起時號鄭為布醬先生云

秦人屈復註王漁洋秋柳詩泥白下洛陽帝子公孫等字妄擬為憑弔勝朝最為穿鑿乾隆丁未春大宗伯某摘摭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薗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機庭集議時管世銘方內直惟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薗次詞語意均無違礙當路韙其議奏上

報可其韞山堂集中追紀舊事二絕句云詩無達詁最宜詳詠物懷人取斷章穿鑿一篇秋柳註幾令耳食禍漁洋

語關新故禁銷宜平地吹毛賴護持辨雪仍登天祿閣三家詩草一家詞蓋謂此也

雪濤小說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明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其下時工部欲聞於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大黿為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黿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黿黿凡數百斤一受鈎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黿性命於其受鈎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黿面黿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猪婆龍為殃賴頭黿頂缸言嫁禍也今世言桃僵李代之事輒云頂缸蓋本此

胡江談剩遇羣馬於途凡脊穿毛脫瘦憊而㲉觫者必官馬也逢敝船於河凡篷破篙折朽敗而罅漏者必官船也蓋乘禰無節愛惜無人故易以敝嗚呼今之從政其亦以民爲官民乎

遂初堂書目跋李太史燾云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予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余家藏書三萬餘卷覆觀其中亦將名吾室爲四當云

紀文達公集中有斷碑硯歌爲裘漫士先生作斷碑者宋熙甯四年蘇文忠公爲孫吳興作墨妙亭詩石刻也存十二字凡四行行三字曰鐙他年日憶賀監日時須服日孫莘老高廣各三寸長四寸王文成公得之以背面作硯左刻守仁二楷字右刻篆書陽明山人四字側刻分書驛丞署尾硯五字蓋明正德元年文成謫貴州龍場時物也漫士銘有吾於東坡不師其經濟而詩其文章吾於陽明不師其學術而師其事功語最爲平允文達又有題古僻硯二首一云琢硯形如幣分明寓意存治生爲最急應記許衡言一云客曰斯言誤余知匠者心正如古彝鼎饕餮飾精金二首作問答體一關

一闊一淺一深章法奇妙

膠州李霞裳進士世錫詠甘草詩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揚州張哲士詠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大北地無山婦女愁人呼張胭脂錢唐諸生洪豆村儁詠算盤云合定二五耦分開上下狀尤爲譬切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第七有元文宗元統二年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謂木蘭也姓魏亳之譙人孝烈將軍之號不知何時所封來氏樵書謂隋煬帝時木蘭征遼有功授尚書不受帝欲納宮中遂自盡贈將軍諡孝烈然與樂府木蘭詞不合

日本國俗禁天主教甚嚴唐船初至例有讀告示踏銅板二事告示敘說天主邪教煽惑人心慮客有挾之而來者故徧諭之銅板鑄天主像踐踏以明無習教之人國中書籍甚多間有中國所無之本亦建聖廟有官稱聖廟先生客有攜書往售者必由聖廟官檢閱恐涉天主教耳見汪翼滄日本碎語翼滄杭人賈於海外者此亦云袖海編

蕪湖鐵工湯鵬字天池居與蕭尺木鄰數往觀畫蕭呵之湯曰子謂我不能耶遂發憤以鐵寫生鑪錘精妙古所未有梁山舟同書及子玉繩皆有鐵畫歌

俗傳除夕鼠嫁女竊履爲轎清白士集有嫁鼠詞云今夕何

夕是除夜里俗喧傳鼢鼸嫁大鼠奔忙羣鼠賀東西跳擲高復下或處屋後墉㘅尾至前舍或居室旁壁緣足徙層樹偷米盜肉充嫁資穴中囊橐不得暇合好定知時在子以履爲東鼠子逆鼠婦新來拜鼠姑鼠姑卻立拱而謝紛紛鼠輩爭窺闞抱頭倏竄見猶乍族類雖繁情狀同麥麴豆眼毋驚訝嘐嘐聱聱聲正喧虎舅一鳴吁可怕我夢幾曾入鼠穴此事何由辨眞僞姑妄言之妄聽之醉後吟成一笑罷

崔秋谷曰杞梁妻無名孟姜乃秦時范氏之妻哭於長城者傳譌合爲一人一事耳宋周煇北轅錄雍丘縣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亦是一證今山海關外姜女廟有額曰

而變國俗殊屬可笑山東長清有杞梁妻祠

梁學昌庭立紀聞云近年孤山重修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木主曰梅影夫人神位或戲云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之可笑如此

昔人藏書以借人爲戒唐杜暹家每卷後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得毋不廣乎曰此亦視來借之人何如耳不折腦不點邊不搽熟不指傷而還書時且爲之補斷線換破面則借書同於通財何吝焉若污之闕之甚或塗抹之乾沒之烏可輕借魏善伯有俚語詩曰若欲翻書勿以爪掐若欲看書勿以手壓掐則痕多壓則

汗塌不可磨擦擦則模糊不可捲折折則痀瘻不可亂點點不可狂塗識者所笑馬牛襟裾書貴齊整不宜散亂部正行勻秩然可玩書貴齊修不宜齷齪潔淨精良人生一樂即不常讀亦可常翻讀之養心翻者怡顔書有廉隅書有文飾彼讀書者自宜愛惜不讀書者亦宜惜書雖無他智即此非愚予亦有書百千萬卷不汙不塵不折不捲君欲讀書奉贈此法予言或然幸垂笑納

庭立紀聞云常熟王露湑譽昌著崇禎宮詞一卷有云翠釜朝朝瀹燕窩自註上嗜燕窩膳夫煮就羹湯先呈所司嘗之遞嘗五六人參酌鹹淡方進御此詩不知多少當必有異聞

余撰全史宮詞惜未得此眷見之

厲樊榭詩註明江元祚邦玉築橫山草堂攜家隱焉有驢名曰梭翠除夕山居詩云靜隱空山無箇事祇憐溪水一年忙高致可想也

浙江人生女多者畢嫁作倒箱會見莊綽雞肋編諺云盜不過五女之門蓋言女能使家貧也錢唐符幼魯第五女生命名曰卻盜厲樊榭爲之賦詩

樊榭山房集有撒沙夫人廟五古一首註云相傳神爲倪氏女南渡初避寇奔匿蒙犯風雨瘁瘵而卒里人葬之山中後金人南侵神著靈異撒沙退敵事聞封爲護國夫人建廟祀

焉

西河于清端公成龍守黃州時長郎來省頫行署中止存一腌鴨割半飯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謡署中家人悉食粥其粥更異甚以少俸買稻舂米復炒糠釜中令微焦重磨取粉每粥以少許黍米煮將熟入糠粉及蕎麥麪黃豆粉和之鎭東有曾晟者聞風慕之趨行七十里欲嘗此粥公歡然見之曰新客且一飯再設則粥矣晟明日東歸以不得嘗異味爲怏怏時又有糠粥于公之謡公集有忍字歌一首言淺意深頗足資勸懲其發端云心最慈刃最毒心上如何放把刀做來忍字有合着這把刀按不定鑽出頭來喪身命這把刀按

得下任他凶險也不怕只要時時忍在胸自然利刃都無鋒古來多少能忍漢百般磨鍊成英雄云云其歌甚長不具錄

桂大將軍涵蜀人由義勇起家至本省提督始將軍家毀於賊王三槐將軍怒聚鄉兵與仍投大營疑不受乃從劉將軍清遂立功劉將軍者貴州拔貢生筮仕四川巴州州判廉明民稱青天值蜀寇勇果多戰功嘉慶癸酉任山東鹽運使督兵殲曹州府逆匪 天語褒嘉擢雲南布政使奏請改武授登州府掛印總兵故稱將軍在蜀多收才武士常拔羅大將軍思舉於淹禁中後奏奇效爲湖南大帥桂將軍亦由之進將軍既貴盛目不知書恒自憤激延名師課諸子甚嚴學

使按蜀將軍子應試歸以文呈將軍質諸師師不謂佳已而獲選將軍大怒呼子至前訶責之且曰蜀固多材汝文不佳何得預游泮列直是學院周旋我耳覓移文除其名一日獨居忽自念出處慨然欲興義學義田爲士民族戚益時夜方半立起亟召諸親友至告之曰始者吾何如人一鄉里無籍蒙

國家寵靈祖宗庇蔭遂有今日遭際可謂過分視吾今日所有孰爲吾所本有者今吾欲立義學義田有貲產若干煩諸公一爲經理之遂取券貭相授衆驚頌欣愛徐復謂之曰將軍高義過古賢矣但此事非一刻可畢何不及待旦而急急若是將軍笑曰人一轉念則初心不牢我若緩至明晨

妻子輩聞知愛惜財帛必爭來勸阻恐我亦不免爲所動不如當下決斷也衆乃大服將軍目不知書侃侃數語立堅初念至論雖宿儒不能過古今來讀書破萬卷而作事敗於轉念者比比也故書之以爲警

唐明皇幸驪山華淸宮夜聞阿濫堆聲采以爲曲今失其調並昧其爲何鳥吾鄉有鳥生海濱尋細草爲巢羽緺褐斑若鶉特尾修耳大近胡燕首峯或聳或否其鳴聲轉迎風飛翔力竭乃下俗呼曰窩蘭別有峯曰鬍頭無曰淸水大抵聲狀亞白翎白翎生塞外羽甚深近絳聲甚宏近鶯身亦加巨翼標白羽人以其巧音語效諸物字之曰百靈其實白翎也元

人有白翎雀樂府張文端奉使俄羅斯日記述塞外景物云窩甯白翎隨風翔舞則鬭作甯錢玉友出塞紀畧稱曰阿蘭究之阿蘭窩甯當是一物蓋番語無定字也窩字亦因與阿字同音而譌按太平廣記嘲酒劣者曰酒頭似阿濫堆頭解曰非鵠頭以鶉寓消也意阿濫堆必狀近鶉故由似中判其非今鳥最似鶉者一種惟足三趾六七月竄走禾黍叢時以喙穴地鳴其聲烏烏俗以其聲名曰地烏鹿然其聲直號大劣斷難譜爲樂非阿濫堆明甚窩蘭雅近鶉窩與阿蘭與濫音高下間耳以鳥之善鳴者推焉則必阿濫堆也名寖久易失如鵠之爲卜鶯之爲黃呼盧鷄之爲沙雞類然矣春有小

鳥鳴樹間腹黃背碧似瓦雀而弱喙纖纖然名之黃雀當矣或疑以為鶯則不然聲甚似恨幽色署似恨闇同至者加大色朱真丹砂也名之紅料有予者腹斑青日麻料得而畜之朱羽二年而半予三年而竊予隱碧不知於古何名約皆阿濫堆之類也披爾雅禽經今不知其物有無出見其物又不知其在書中為何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細已甚猶難哉

鴉片烟來自外夷毒流中國將來不知伊於胡底頃閱厦門志見載有閩中一士子自悔詩八首頗曲盡形容附錄於此

詩云海門一舸渡紅夷賺出黃金竟不知未死卒難除此累㕚時容易惹相思頻年暗炙膏將竭化候微邅淚即垂錯當

秘方醫病用者番呼吸轉無醫一辭覺岸人迷津厭物先輪
到此身領畧本無真趣味支持偏有假精神連宵小住能留
客幾日初嘗侚避人蘿徧佛香申戒誓剛纔相懺又相因越
思斷絶越牽纏敢費何嘗日萬錢歲月蹉跎佳子弟烟雲吐
納野神仙坐逢命酒唯垂首行學吟詩也聳肩世路已經多
少險況添苦海渺無邊錦衾亂疊繡帷遮慎衈神膠祕漢家
煅煉已成傷性藥帷房猶當助情花借他倚玉談衷曲添個
銷金與狹邪夜半文園生渴疾一鉤眉月索煎茶冶遊勾引
五陵豪里巷參陪日幾遭萬事都如冰解釋一身竟付火煎
熬腰支屈曲時橫臥指爪枯長每亂搔聽說寒天好風雪范

雖又與到綈袍論他市價米難齊强項而今首亦低繞榻賓
朋方笑語隔窗兒女正飢啼常防失足偏爲累極勸回頭忽
自迷一事莫教人識破養成懶癖好攀稽腸肥腦滿漸摧殘
憔悴相逢詫改觀直似鬼糊靑面目能令人變黑心肝孤燈
照處留宵伴冷枕醒時報午餐銀匣封來煤數點淮南雞犬
𦧲餘丹別開利藪恣狠貪令甲空勞禁再三誰解詰奸從左
右可憐流毒徧東南紙窗癡立蠅俱醉粉壁潛窺鼠亦酣牽
得綠成身自縛半床偃臥冷春蠶
邵靑門題龔渭公所藏楊忠愍梅花詩卷其叙云渭公大父
梅軒先生故官比部郎忠愍頌繫時先生傾身橐傾忠愍高

其誼爲作此卷同時周旋詔獄霸州王繼津太倉王元美及

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閶出卷示

余蓋百二十餘年物矣展卷肅然敬題其後中一聯云當關

虎豹爍軀易畏路風波仗友難極檃括極沈摯

薛慕廬題瞶瞶圖二首有序云禹鴻臚爲此圖譏也羅古器

卷軸甚夥主人倨坐其上色自得客各奉持器作鑒賞狀或

嗅之或耳之或摩挲之皆瞶也主人一瞶而召羣瞶羣瞶各

極態以娛一人之瞶然皆不自知瞶也嗟乎譏之誠是也然

安往而不瞶不勝譏也爲之三歎莞爾而作其詩一云黃紫

標籤珠暈斛意氣驕奢日不足匽蓋自然翼脛來脅肩諂吻

不用目主人未曉屋角金團團之面楞然腹此如跛秃御跛
秃爭禁觀者笑一握請君勿笑爲君歌誰僞誰真常反覆輪
囷時爲萬乘器皮相不得華山縣木蘭賣櫝入還珠荆山出
血難明玉何曾得蕫紇那耶世事扣槃與捫燭一云尊罍彝
有觚鬲甗山葉欵識分窠錮主人妙是金石家會人讒鼎難
以爲襲曲堪製得寶子無慮價值千百萬須臾聚散如飄風
平生長物俱夢幻苦憶玩好含猶視手澤昌歜與故劍翻思
家公須聵聵物到可欲休過眼象罔何嘗不得珠美人莫覷
春風面世間大抵楚人弓人得人失快流電徒令旁人供轉
盼樂莫樂兮君不見

獨學廬初稿中有耳聞和述七言絕句六首其四五云雲臺諸將各登壇可有韜鈐策治安卻聽神人帳中任常將凶吉報田單不信從征有木蘭強教妹喜著男冠三軍忽有桑中約細馬馱歸李阿端按此必當時實事特不知其所指何人

管韞山寓江甯日客有勸謁袁簡齋者詩以謝之云耆舊風流屬此翁一時月旦擅江東寸心自與康成異不肯輕身事馬融

余自道光辛卯鄉試至咸豐丙辰會試凡入棘闈者十四場屋之苦備嘗之矣偶閱柳南隨筆內載陳亦韓別號舍文一首備極形容其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

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聽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糒聞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曰號底糞溷之窩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泄昏忳是爲大瘥誰能逐臭撚筆而哦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檐齊於眉墻逼於跖庶爲僬僥不局不脊一曰蓆號上雨旁風架構縣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爲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拱手告別毋掣予肘

喀爾喀得赤陵女子色妖豔工琵琶呼爲赤陵妲寵冠一國噶爾丹豔之興師滅其國奪赤陵妲　聖祖親征討平之以赤陵妲無歸暫留理藩院後爲喀爾喀置君乃遣之歸國琴河徐芝仙有詩紀事

錢塘陳文述有龍么妹歌序云么妹龍氏女黔中土司龍躍之女弟也躍祖某爲黔苗豪族方吳三桂據滇日檄諸苗策應某獨與抗滇平論功賜總兵官爲諸苗長四世至躍秩遞降爲千總嘉慶二年教匪由楚入秦蔓延黔中督軍威勤勤侯檄躍赴軍躍疾作不能行么妹乃帥三百人詣督軍營聽指揮戰屢捷是年八月十五夜攻南籠深峪賊巢擒渠王囊

仙七縉鬚等督軍所遣八路軍么妹其一也南籠賊平後軍威大振而么妹之名播於全黔矣在軍中半載餘所斬馘至衆嗣勒侯移鎮撤兵錄躍功而重賚么妹遣之歸大興舒鐵雲孝廉在侯軍中親見其人頎身玉立豐容雪膚年二十許靚妝窄袖翩若天人弓衣劍室金繡錯采遇敵輒躍馬奮進三百人自成一隊退則獨結一寨部伍有法或軍中議事及公讌則揣摩賊情議論洞達雖宿將無以過軍中比之秦良玉云

湖北漢鎮中秋夕以金翠飾南瓜具衣冠音樂送少婦望子者亦祺祝遺意也錢塘陳文述爲賦送瓜詞云種瓜南山下

瓜瓞何綿綿亦如母生子根蒂相鉤連漢皐十萬戶戶
戶羅嬋娟生男豈不好聞言心喜歡八月十五夕明月光團
團摘瓜擇美好金翠登綺筵勝以多子榴配以同心蓮導以
明燈燭從以雜管絃送之入洞房寶牀覆青烟嬋娟出拜嘉
羅袖嬌翩翩明年宮此夕瓜仍滿中田懷中牙牙雛解看團
月圓此可以補荆楚歲時記之闕

太湖采蓴自明萬曆間剏舜五始康熙三十八年　車駕
南巡舜五孫志宏種蓴四缸以獻而侑以貢蓴詩二十首
上命收蓴送暢春園志宏著書館効力後以議敘授山西
岳陽縣知縣時人目爲蓴官

順治中御史秦世貞按吳發撫臣土國寶罪狀有鐵面御史之稱繼秦至者好爲長夜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粘於戟門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大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因目爲糟團御史

福建甯化縣東門外有靈顯廟內祀西楚霸王與漢高皇某作碑記畧云二帝揖讓三代征誅昔人直等之局棋杯酒蓋精衛有難塡之恨而人面無不洗之寃此一帝一王者早見及此不惟拔山之力無所用之赤帝子亦早披髮入山矣此廟之作所見甚遠非止平劉項之爭也云云此無論義理難通但不知劉項合祀甯之長老緣何發此奇想建此奇蹟甯

之里巷緣何捐此土木費此牲牢頁南柯蟻國儀制司所譏之祀典也可爲發一大噱

南鄉吳蘭雪嵩梁同其配蕙風閣女士石溪看桃花作詩唱和周湘花女史繡其看花詩卷以樓供之王夢樓文治爲賦繡詩樓歌蘭雪依韻和之頁一時韻事也是又於蠻布弓衣外添一故實矣蘭雪夫人姓劉名淑自號石溪漁婦見香蘇山館詩鈔

長白鐵梅菴宮保保自號孩道人有自號孩道人說載梅菴文鈔

豐潤董恒岩觀察芝龕記特爲秦忠州沈道州二奇女衍傳

全寫蜀中事京都綿花七條衕衕有石芝龕爲四川會邸其遺蹟也而明季史事一一根据可爲傑作但意在一人不遺未免失之瑣碎演者或病之焉

宋王淸臣揮麈錄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告身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面瘢痕之類以防僞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僞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考乃知舊制不爲無意也今　國朝士子應試卷面猶用此制然多云身中面紫有鬚無鬚而已不如宋舊制之詳矣

金源氏應奉翰林文字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豪閥低頭拜閽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開筵水陸并願必承彼言語必順彼情不如蓽簷下飽我藜藿羹讀是詩則其人之所養可知矣近世欲求若是者不數數然也每取讀數過殊覺神爽飛越漸漬於心而有餘味焉

宋楊業并州太原人俗傳業有七子皆以郎稱然見於史者止六人曰延朗延浦延訓延環延貴延彬延朗後改名延昭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六郎子文廣亦有傳餘俱附見業傳內今保定府完縣所屬之地以五郎六郎名邨聚者甚衆皆楊氏兄弟遺蹟俗傳兄弟七人豈以延昭

一人有二名而誤與

有傳朱子四時讀書樂詩乃宋末翁森作森字秀卿號一瓢台州仙居人宋亡隱居教授有一瓢集此詩載仙居縣志厲樊榭輯宋詩紀事引之道光年間　御試翰詹摘其句爲詩題限韻翁字凡作晦翁押者俱不取近閱香樹齋文集有文徵明書朱子四時讀書樂圖跋一道文待詔明中葉以後人則知以此詩誤屬朱子其來已久矣近閱陳幾亭外書云讀書樂四首多傳陽明先生作然全集不載心久疑之及閱赤城詩集乃元人呂六松所爲六松名起猷仙居人云云案起猷乃宋人入元者與翁森同時宋詩紀事及元詩選癸集皆止載其詠雪二詩豈幾亭誤記耶抑仙居縣志誤以呂作爲翁作耶

蔚州魏環溪尚書康熙戊申四月端日爲母祝壽與亭甫設

壽莚南風忽作吹一紙於亭上拾之則刻書如掌大首列閻
壽齊坤四字餘字皆不成讀事見寒松堂集老母八十誕日
紀事詩註周體觀曰四字甚莊凝如古易林可刊碑於亭紀
之
商邱宋文康公權有一僕姓李矮甚文康名之曰射客曰公
殆用李廣故事耶公笑曰因此僕寸身耳客爲失笑